

前不久，一位來自上海的出版界朋友飛來紐約參加國際書展，順便來訪我家，不知怎麼的我們的話題轉向紐約的猶太人種。我的猶太朋友很多，他問這問那，終而看到我一位朋友的相片。他問我他是不是猶太人，我避而不答，他談話不停，繼而用手罩了他的鼻子，說道，猶太人都有醜陋大鼻，容易認出來。我問他，你可知道上世紀好萊塢大明星保羅·紐曼（Paul Newman）享有「美男子」之譽。我又說，你比我年輕，恐不知一九三〇年代的影城最美艷女星海蒂·拉瑪（Hedy Lamar）也是猶太血統，而我自己也交過猶太女友，非美不可。最終我向他警告，他以中國代表參與國際書展，待人接物，談話可要小心：你可知道美國出版界首腦人物（猶如好萊塢影城）多是猶太人？千萬不要在交際時間出笑話來。

人們對猶太人的歧視在希特勒納粹期間變本加厲，甚至影響到中國人，猶太民族與我們黃帝子孫一樣，有醜有美，有聰明有愚笨。我們老年人還記得第二次大戰時美國宣傳把日本人漫畫為細眼（Slant Eyes）爬牙的惡魔，身為同一人種，我們看到好萊塢對黃種人的譏笑，也感到不自在。

我寫此文原不在譏笑一個民族的容貌，而是提醒朋友注意，在美國人種複雜的地方，說話可要小心。如果說我有極端偏見的話，那就是我特別敬仰猶太人種的聰慧。不久前在報上讀到一篇專論，兩位作者指出美國複雜人種中各種族在不同事業上的成就，以及中小學生聰慧程度的比較。不言而喻，猶太人佔第一位，亞洲人（包括中、日、印度、朝鮮）佔第二位。作者們指出，在全國各種職業中，一般平均年薪是五萬元，而印裔、華裔、伊朗裔的年薪幾乎超出一倍：九萬元。我自己常感到，紐約最優質的中學如史岱文森，華裔學生考取數目，不但超過黑人與西語裔，甚至超過一般白人（包括猶太人種在內）。這是否證明華人的家教與優越的本性？

我常企慕猶太人種在各方面的成就。試想，猶太人種只不過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而今日美國最高法院猶太大法官就佔了三分之一。不但如此，美國人得到各種諾貝爾獎者中，也有三分之一是猶太人。此外，在音樂界與劇藝界，猶太人也佔了多數。社會學家的研究結果，認為一般的解釋是：一、富人家子弟較窮苦家庭子弟條件優越；二、一般移民前來美國都是受過教育的（例如留學生）。但是這樣的解釋比較偏狹，來自印度與中國的移民大多都是貧苦出身。原因是什麼呢？根據社會學家研究，這類移民多具有上進心，特別是華裔，韓裔與越裔。

紐約最佳的公立中學，如史岱文森與布朗士科學高中的畢業生往往以長青藤大學為目標。進入史岱文森中學必須通過考試。據二〇一三年統計，當年的學生總數，如果用種族來分別，黑人學生只有九名，西班牙裔二十四名，白人一共一百七十七名，而亞裔學生（包括華、日、印、韓、越等）一共達六百二十名。

華裔學生並非出於富有、知識的家庭，父母大多是在餐館工作的移民。寫到這裡，我不免感到迷惑。白人與黃人真的比黑人或膚色較深的西語裔更聰明嗎？難道猶太人真的比其他人種更聰慧嗎？社會學專家正在推考這個問題。黑人與西語裔則會大感不平。你可曾在電視上看到黑人領袖亞爾·夏普頓（Rev. Al Sharpton）的高聲疾呼？你不能怪某些黑人的自卑心理。而猶太人往往引據猶太教經典自號為「上帝特選子民」（Chosen People）自傲之處，令人倒胃口！

兩年前以《虎媽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書著名的耶魯大學法律教授 Amy Chua 最近又出了一本新書，與她丈夫，也是耶魯教授 Jen Rubinfeld 合著，書名是《The Triple Package》，內中以中國、猶太兩個族裔背景解釋亞裔與猶太裔兒童為何在學業上出來的根本原因，值得一讀，我將在下文發表讀後意見。

香蕉被摘下來以後，脫離了母體，似乎就死了，但其實也沒有徹底死掉。如果你不隨手把它扔到桌子上，而是將其掛起，像在香蕉樹上一樣的姿勢，它就以為自己還在樹上，會認真真正地活下去，每天東張西望，居高臨下地打量世界，直到老去。

衣服也要掛起來。外套扔在床頭，彷彿沒有骨頭的人堆在那裡，皺皺巴巴，無精打采。若是掛着，衣扣都繫上，板板整整的樣

長春

姿勢

不滿意

有意

有意的現狀的心態極之為典型的「窮人心理」，這非常有道理和行動，不要被生活瑣事所羈絆、所困擾，誰能超然於自己的生

多情卻被無情惱

文叢譚

想而來——他面對主審官員道出的幕後主使者——孔子、孟子也——並非杜撰，而是事實。並且，我們知道，中國歷代的很多「清官」之所以能夠一身正氣，歸根到底，是因為他們受孔孟思想的影響極深；於家要盡孝，於國要盡忠，是他們的基

所以，從何文鼎到包公到海瑞等史上名臣，無一不是在此類問題上單純得像孩子，對朝廷、對皇上表現出不可思議的多情。但非常不幸的是，他們盡忠的對象似乎卻常常表現得十分無情。以何文鼎為例，眼看皇親國戚們目無國法肆意妄為可以壞了規矩，也壞了王朝形象，進而可能導致明孝宗的龍椅產生搖晃，因此他冒死相諫，可最後的結局竟然真的是死！這是不是很有多情反被無情惱的味道？

有一點可能何文鼎們到死都沒有弄明白，那就是為什麼自己的一片丹心換來的卻是帝王之人的震怒與不能理解？原因大概在於明孝宗們以為，皇親國戚怎麼說都是自家人，無論做了什麼在外人看來不可饒恕的事，那也只是他們自家的事，不容他人置喙。

或者說，對於這些違法亂紀者，到底是不是家法伺候之類，只能取決於他們做皇帝的個人的意志。否則，帝王的權威哪去了？當然，回過頭來，安撫一些輿論也是需要的。在劉若愚所講何文鼎的故事的最後，就說到他的死後，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稱冤者」；而「上亦感悟悔之，特令勒石以祭焉」。

人與事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紅線女從香港回到廣州定居。為爭取紅線女回歸，當時主政廣東的陶鑄，做了很多工作。「爭取」的主意在年初萌發，並指示廣東省委負責文化宣傳的大員王匡着手進行，隨後派出五人小組赴香港聯繫紅線女。同年九月下旬，紅線女被特邀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九月二十三日，紅線女到達廣州，當晚，陶鑄、林李明、朱光等省市領導人在廣東迎賓館宴請紅線女，正式邀請紅線女回內地工作。北京觀禮後返港途經廣州，陶鑄在從化溫泉再次設宴款待紅線女，席間重提回歸事，陶鑄對紅線女許諾說：「回來後，生活待遇不變，政治待遇不低於薛覺先（政協委員）」。

陶鑄的熱情、親切和誠意，令紅線女大為感動，促成了她回歸的決心：「陶省長這樣照顧，不回來不行了。」

紅線女回穗，要把整個家從香港挪回廣州；她是個藝人，是個大明星，又是個特別愛美的人，傢俬衣物生活用品自然特別多，搬家自然特別大陣仗，包括新訂製的衣服七十多套，新舊鞋七十多雙，西德製的高級鋼琴等等，裝滿了一船艙。按照當時海關規定，其中有些物品不能進口或需徵高稅率（按低稅率也得交三千元）。經奔走交涉，最後陶鑄發話：「不要勉強要她轉太大的生活彎子。」有陶鑄特批，黃埔海關乃予放行。

紅線女回歸後，各方面都得到陶鑄的關懷和照顧。政治待遇高於薛覺先。生活待遇優厚。工資每月一千二百元。當時國內普通工人的工資約三、四十元。紅線女的工資水平超過國家領導人（據說頂級是五百元），但卻低於國內頂級名伶的水平。例如周信芳月

子，那麼，衣服就有了精氣神兒，再穿到身上時，就會跟你緊緊貼在一起，走到哪裡都恩恩愛愛，衣衣合一。

那是它們的常態。萬物都有與生俱來的姿勢，就如人要站立著，才像一個人。

刀子呢？一把鋒利的小刀，你讓它處於砍下去的狀態嗎？砍誰？

其實刀子應該放在刀鞘中。它的光芒不在砍下去的一刻，而在刀鞘中的溫和。它散

「寬頻」現象

人生在線

對於財富，起決定因素的也是一個「寬頻」問題。當時每個人和每個同學都在同一條路上，一千多

時被「堵」在了那點工資的「寬頻」上，沒有突出

出來。一個人的心態，一個人的眼界，有時決定了一個人的財富

「寬頻」。一旦拓寬了你的財富「寬頻」，如果是貧困者也會生

機勃勃，如果是富翁還會創造幾何級數的財富增量。

就每一個人來說，有一種切身的感受，一旦堵在路

上，就會失去從容和理智，不停地按喇叭，不停地發牢騷。事實上

一切切於事無補，而要突破這個「寬頻」，只有兩種選擇：選擇一

就是要有勇氣退回來，索性調頭回去，或尋找其他道路；選擇二

就是放平心態，索性在車裡刷刷微博、聽聽音樂，與車上的朋友

開個小型Party。

有人把這種對現實非常焦慮，又不去想辦法解決，一直安於

不滿意

有意

有意的現狀的心態極之為典型的「窮人心理」，這非常有道理和行動，不要被生活瑣事所羈絆、所困擾，誰能超然於自己的生

嚴陽

記中寫道：「陶書記對我是關心的，每次見了，都給我以鼓舞的力量。」「重讀陶書記所寫的《太陽的光輝》一文，使我對日常工作的態度和同志提意見一事，又有所警惕和受到一次教訓。《山鄉風雲》的演出，陶書記說過關了，這是鼓勵，又是鞭策……」。

陶鑄重視文化，重視知識分子和藝人。在他的影響下，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至六十年代「文革」前，廣東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圍，文化藝術得到較大的發展，粵劇也呈現繁榮的景象。紅線女與馬師曾合作，先後推出了《搜書院》、《關漢卿》等劇並拍成電影；此二劇是馬紅粵劇藝術的高峰，加上由馬師曾撰曲、紅線女演唱的《昭君出塞》，還有在莫斯科世青聯歡會上獲獎的《荔枝頰》，紅腔響遏行雲，蜚聲海內外。戲劇大師田漢激賞紅線女，看完《搜書院》即寫詩相贈：「五羊城看搜書院，故事來從五指山。暗把風箏寄漂泊，不因鐵甲屈貞嫻。歌頌南國劉三妹，舞妙唐宮謝阿蠻。爭及一曲紅線女，佳章一出動人寰。」看完《關漢卿》又題詩讚云：「馬紅妙技真奇絕，惱人一曲雙飛蝶……」並說，全國演《關漢卿》，最好是紅線女。後又與羅品超、羅家寶等名伶合作傾力演出現代粵劇《山鄉風雲》，此劇堪稱是廣東粵劇和紅線女演藝的里程碑。這個時期紅線女藝術上達至巔峰狀態，其飾演的翠蓮、朱麗秀、王昭君、李香君、劉琴等人物形象及唱段深入人心，因而，陶鑄無不得意並帶點誇耀地說：「廣東有二寶，紅線女和羊城晚報。」

文化大革命初期，紅線女被揪鬥，罪名是封、資、修、高工資，精神貴族，反動權威，等等。陶鑄還在台上時力保她。他調到北京後，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月十三日兩次公開講話中都提到紅線女被抄家、剪頭髮、掛牌子、掃街的事，為她辯解，委婉地勸喻紅衛兵不要亂揪鬥。但後來陶鑄被打倒，他對紅線女的種種呵護便成了其罪狀之一，而紅線女因與陶鑄關係密切受到更猛烈的批鬥，被誣是「黑線女」、「陶鑄養食的美女蛇」。

但紅線女以其堅忍精神，終於挺過了「文革」這一大關。大難不死，迎來後福。重返舞台，重煥生命的光輝。誠如其子馬鼎盛在追悼會上所言，紅線女一生與祖國榮辱與共。

文化什錦

五道營與「北京通」金受申

許揚

作為北京著名的胡同文化和時尚小店林立的混搭體，五道營每天都引來無數中外遊客踏古尋幽。上溯幾百年，這裡曾駐紮過明朝漢人將士和清朝滿族鑲黃旗子弟，當年這一方枯燥的兵營，如今成為北京潮流風向標。這條六百多米長的小胡同裡聚集著近百家特色店鋪，甚至有來自英國、丹麥、德國、意大利、加拿大等國家的中國文化愛好者成為店主。每天來來往往的遊客以附近白領、時尚潮人居多。胡同的青磚灰瓦裡開創創意小店，四合院裡喝咖啡、品西餐……。

五道營胡同雖未曾出過政經名人，但卻有金受申這樣的北京民俗學家隱居其中。

金受申是有「北京通」美譽的著名民俗學家，其《老北京的生活》一書被民俗研究者奉為寶典，刊行至今。

金受申自一九三一年就一直住在五道營胡同的一個小院裡住了三十七年，直到一九六八年辭世。

金受申原名文佩，後改名為文需、字澤生，一九〇六年二月生於北京，滿族鑲黃旗。因家道中落，他十七歲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學讀書時即為報刊撰稿，以稿酬彌補生活和購書之用，一生留下的著作有《公孫龍子釋》、《稷下派之研究》、《仄韻樓詩話》、《墨經劄記》、《中國純文學史》、《北京的傳說》（初集、第二集）、《老北京的生活》等。一九二三年出版了《〈古今偽書考〉考釋》，開始用「受申」二字署名，隨著其作品的增多，金受申的知名度越來越高，「金文需」這個金受申的原名卻被世人淡忘了。坊間傳，「受申」二字是一位算命先生為金受申批命時所贈的名字。算命先生說：「今贈受申為字，蓋以聖人受命於天，閣下受命於地，斯亦足矣！」

金受申一生留下的作品頗豐，自一九三八年在《立言畫刊》上開闢《北京通》專欄，到一九四五年《立言畫刊》停刊，共發表了三百多篇研究清末民初北京社會生活的文章，內容涉及北京的風土人情、歷史掌故、三教九流等，因此，世人稱其為「北京通」。金受申自己說：「我生在光緒年，經過民國三十年，對於近代史實總要多少注意點。尤以在北京住了多年，祖宗墳墓在北京也有幾世，對於風土人情，更應當留意，以盡本地人的責任，這便是我談北京近代史實和北京通的緣故。」

金受申除著書立說，醫術亦小有名氣。作家鄧友梅曾記之：「這年冬天我病了，高燒不退。那時候還沒有公費醫療。我自己買些羚羊解毒丸、阿司匹林之類，吃了不見起色。在走廊上碰到金受申，他問了我我的病情，站在那裡看了一下脈，說：『到屋裡去。』進屋之後他找了張稿紙，掏出了他的大號金星鋼筆，嘩啦啦啦，就開了一張方子說：『到北邊的藥舖抓兩服。吃好了請我碗老豆腐，不好我送你藥錢。』我半信半疑去藥舖抓藥。櫃檯上一看方子，問我：『您銀金大夫是同事嗎？他近來怎麼樣？』我一聽愣了，笑道：『這位金同志是我們的編輯，不是大夫。您認錯人了吧？』藥舖的人說：『編輯開的方我們敢給抓嗎？金受申，正式掛過牌的！我們都認識。』吃完藥病好了。」

金受申一九五三年經作家老舍介紹，調入北京市文聯工作，直至病逝。